五月栀子香

周明金

进入五月，栀子如约竞相开放了。

早晨从邻家院外经过，远远就闻到一股股浓酽馥郁的香味，我知道这是栀子花香。只可惜这户人家常年举家外出，一年 365 天，天天“铁将军”把门！我不知道院中栀子花棵有多大？花开了多少？单凭这浓浓的香气，已使我迈不动了腿——因为我对栀子情有独钟！

搬新家之前，我家院子里种有两棵栀子：一棵大花栀子，一棵小花栀子，两棵栀子每年都能酿造满院栀子香。一进入五月，栀子就像十月怀胎的孕妇开始分娩了：那羊脂玉般的花瓣在翠色欲滴的枝叶间格外醒目，十分妖娆。像一群着一袭白衣的仙女，翩然于碧玉般的瑶池之上。

邻家院落中的栀子飘香，就像古时候深居浅出的大家闺秀，让你知其有，闻其香，难见芳容，留给每个如我喜爱栀子的人无限遐想。

我喜欢栀子洁白无瑕的品质和洁身留香的个性，更喜欢它矜持内敛、浓香醉人的风骨。栀子曾令无数文人骚客垂爱它，娇宠它、呵护它、歌咏它、赞美它。它的开放，给天地间增添芬芳、增添诗意、增添娇媚、增添谈不尽的话题、增添了充满溢美之词的诗词歌赋。

诗圣杜甫在《栀子》中写道：“栀子比众木，人间诚未多。于身色有用，与道气相和。红取风霜实，青看雨露柯。无情移得汝，贵在映红波。”把栀子刻画得尽善尽美，强调它的美丽与众不同：高贵典雅、美丽别致。

唐代文学家、哲学家、大诗人刘禹锡也曾盛赞栀子：“蜀国花已尽，越桃今已开。色疑琼树倚，香似玉京来。且赏同心处，那忧别叶催。佳人如拟咏，何必待寒梅。”赞颂了栀子花适时而开，色彩艳丽，香压群芳。表达了他爱栀子的色，更爱栀子的香。……

搬新家之后，庭院窄浅，无处栽种栀子花，但每年隔墙闻到栀子香还是那样亲切，那样情深意切。一股股栀子花香让我陶醉，让我痴迷。我想：老院中的栀子也该满枝头绽放了吧？不会是一朵、两朵、几朵，应该是满枝头白花，白雪似的覆盖了青枝碧叶。浓浓的香气仅凭一把铁锁是无能为力的，也会像我所经过的院落一样“墙里开花墙外香”的！

我有点急不可待了，我决定即刻赶回老院，去近距离地欣赏已不属于我的栀子，去零距离地闻闻那醉人的芳香。正巧又一邻家的姑娘捧着几朵栀子花准备送往我家，洁白肥硕的花瓣上似乎还带有清晨的露水；盛开的花瓣中间露出金黄的花蕊。就是这玉白包着金黄的尤物，使我浮想联翩，使我踯躅于途经的院落之外，惶急于重回老院。不曾想，邻家姑娘一捧栀子的馈赠使我坦然了：常言说，看景不如听景。真的回到老院，也不过如此！也只能过一过眼瘾，饱一饱嗅觉之福！况且老院早已易主，也许此时如邻居般“铁将军”把门。

一花知春，一叶知秋。别说已经目睹了邻居姑娘送我的一捧栀子花，就是隔墙闻到那浓酽栀子花香，也知道已是栀子开放的季节了，也知道飘着荷香的五月、忙着收割播种的五月、带着艾香、粽子香的五月来到了！

从小说社会环境的设置出发（二）

光山县 李胜志

首先可以向地市级报刊投稿，比如《信阳日报》《信阳晚报》《信阳广播电视报》《郑州日报》《郑州晚报》《东京文学》《牡丹》《躬耕》《百花园》《滇池》《短篇小说》等；其次向副省级报刊投稿，比如《广州日报》《羊城晚报》《当代小说》《小说林》《青年作家》《芒种》等；第三步，向省级报刊投稿，比如《河南日报》《莽原》《长江丛刊》《广西文学》《上海文学》《北京文学》《天津文学》《江南》《钟山》《芙蓉》《花城》《收获》等；第四步，向国家级报刊投稿，比如《人民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作家》《民族文学》《人民文学》等。到了这一步，你在全国的影响力就基本上形成了，《小说选刊》等也会关注。由于人为因素，作品偶尔发表，并不稀奇，但持续发表，在多报多刊发表，就值得尊重了。

发表文学作品的杂志，要多多考虑专业技术人员，为他们解读文学作品提供文本和依据，供研究之用，不要一味追求大众读者。这也是社会环境使然。追求大众读者的后果是严重的，有可能导致文学的死亡。发行量大，并不代表杂志办得好，恰恰相反，说明杂志在迎合普通读者，在人为地降低发表门槛。作品越通俗，越好懂，读者自然就越多，但这不是文学作品应有的样子。没有任何阅读障碍的所谓的文学作品，真的有必要发表吗？一看就懂，一懂了之，这样的阅读，价值何在？就像语文高考里面的文学作品阅读题，人人都拿满分，没有任何区分度，这样的选材无疑是失败的。

作者和读者都在赛跑，但作者必须跑在前面，而且要遥遥领先，把读者甩到几条街之外才行。作者不能和读者混为一谈，更不能落在读者之后。作者和读者并跑或在读者后面追尾是没有出息的。作者是读者的引领者，而不是读者的马后炮，躲在身后，持枪督战，逼读者往前走，上前线，自己却往后退，下战壕，找掩体，这也不是作者应有的样子。不管在思想上，还是在技巧上，作者都要比读者更胜一筹。

作为作品载体，文学杂志追求发行量无可厚非，但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如果发表的作品不被认可，还要发行量，就不要挂羊头卖狗肉，直接改成面向中小学生和普通家长的作文杂志好了。

我查了有关资料，当前我国公开发行的文学作品杂志有 259 种，这么大的数字太恐怖了。除了重庆市只有《红岩》这一种文学杂志之外，其他省市的文学杂志都在两种以上，有的竟然多达 28 种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每个省市和行业办文学杂志，应求质量，不求数量，同时兼顾文学体裁，做不到的可以转型。这样，既可以提高严肃文学的办刊水平，又可以满足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的需求。一箭双雕，善莫大焉。提质增效，改革创新，这也是当前社会环境的迫切要求。办报办刊，需要超前的智商，不能刻舟求剑，也不能踩着时代的脚后跟。人的智商是有等级的，有的人能预测到几十年，几百年，甚至更远的未来，而有的人，连今天的事情都预测不到，把握不好。

各级作协组织，尤其是国家级作协组织，应把握好人员入会关，把是否在省级以上文学报刊公开发表过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作品，作为入会的核心条件。至于是否当过县级以上作协主席或是否当过县级以上文学编辑，只能作为参考。照顾有关人员的情绪，就会降低文学作品的标准，损害作协组织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望。文学不是官场，官气缭绕的文学生态，不是正常的文学生态。

文学就像一座高峰，处在遥远的地方。龙生龙凤生凤，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。这是从生物学和遗传学的角度上说的。从社会学的角度，其危害性是严重的。上流社会，可能因为这句话，更加盛气凌人，不可一世；底层人民，可能因为这句话，自暴自弃，一蹶不振。这样，阶层固化问题，就会固若金汤，难以逾越。

如果不信邪，勇于挑战，命运也是可以改变的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底层人民发出的千年之问，振聋发聩，激荡人心。无数人因此奋发图强，积极进取，敢将日月换新天，从而不断推动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。

山羊不挂耳坠，才能跑得更快；猕猴不框戒指，才能爬得更高；金雀不戴项链，才能飞得更远。因此，立足当下，从实际出发，从我做起，从现在做起，甩掉包袱，轻装上阵，一步一步，接力向前，即使祖祖辈辈不在高峰，我们老死在山下，我们的后代，也终会抵达。

当前文学存在的最大问题，就是只有高原，没有高峰，甚至有的作品还停留在平原上。读者早已等得不耐烦了，他们一直在高原上徘徊，甚至一直在平原上打游击。说到底，文学是为大众服务的，作者提供的产品，如果不是伪劣，就是假冒，那就不是服务大众生活，而是在损害群众利益。作品不合格不是问题，一旦公开，就是问题了。不合格的产品，应回炉重造，或直接销毁，而不能轻易露面，更不能降价销售，流落到不明真相的群众手中。

（未完待续）